

舆地广记

村名如旗

王锦远

在牟平大地上，星罗棋布着大大小小794个自然村，一个个村庄名字各异，却如一面面插在牟平大地上的旗帜。这旗帜浸透了一代代奋斗者的泪水和汗水，也映红了千千万万个后来人幸福的笑脸。

照格庄，位于牟平城东南。据《牟平县志》记载，明洪武年间，宫姓由江苏泰州迁此建村。每年农历四月十五，村南东顶山庙会皆会如期举行。每逢当天的清晨，村里总会有一批热心人士将写有“照”字的彩旗，插在八里堽上的最高处，以便利北来赶会的人辨识方向，村也因此而得名照格庄。照格庄，可谓名副其实，一面猎猎飘扬的彩旗，犹如一盏指路的明灯，照亮了前程，也照亮了天地。

日头泊，位于解甲庄镇驻地东北。明初，辛亥河东岸有一村名曰十里堡，一夜间全村被突然而至的滚滚洪水淹没。村中唯有一人因探亲未归，得以幸免。次日清晨，此人返家，行至日出时，只见家园被毁，亲人罹难，抱头痛苦之余，随即在此定居，因地处平泊，故名日头泊。日头泊，不是太阳停泊之地，而是奋斗者发奋图强、重建家园之地。据称，抗日战争期间，周围各村遍遭日军铁蹄蹂躏，唯有此村得以幸免。

上庄，位于姜格庄镇驻地西，孟良口子东，佛台山北。据《牟平县志》记载，宋金间，于姓由文登斥山（现荣成）迁此建村。此村原位于现村址东北的方山脚下，故名下庄，山下之庄。明洪武三年，牟平周围地震频发，附近龙劈水池池水泛滥，淹没村庄、田地。震后，村人痛定思痛，将村址迁至地势较高处，更名上庄。据统计，截至1985年全村共有人口3340人，一跃为牟平第二大村。上庄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上上之庄。

郑家庄，位于院格庄镇驻地西南约1.5公里处，嵎山汤东南1公里处。据传清康熙年间，郑成由胶县迁至后山，以给地主扛活为生。后于不远处的马嘶岗意外发现了两罐银子，遂以此银买下后山一地主的一片荒地，并在此建村，命名郑家庄。郑成，郑成功，二人皆事业有成：一位成功建立家园，一位成功收复台湾；一位是郑氏族人的骄傲，一位是名垂青史的英雄。

缁丝芥，位于观水镇驻地东南，玉泉顶南麓。据传北宋时，王姓由云南嘎嘎县迁此建村，因养马百匹，取名百马庄。清顺治年间，村人王以升参加于七领导的农民起义，失败后回村。康熙年间王以升全家被清政府满门抄斩，村名也被迫取消。后因村南有桑树，可养蚕缁丝，更名缁丝芥，丝丝缕缕皆是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。

合立场，位于王格庄镇驻地北，松山北。据传明隆庆年间，王、姜二姓在此建村，取名太平庄。因地处山芥，人烟稀少，常受野狼侵害，太平庄不太平。正欲迁走时，孔姓迁来，并说服

王、姜两姓留下，齐心合力建立家园，故更名合立场。果然人心齐，泰山移；人心齐，狼也绝迹。

共和庄，位于玉林店镇驻地南，西谿堽东南。据传清朝时建村，占山户邵姓命名邵家庄，后孔姓由孔家疃迁此居住，命名孔家疃，后阎姓又从现水道镇阎家庄迁来落户，命名阎家庄。3村为村名的归属多有纠纷，后于1938年，3村经友好协商，并为一村，命名共和庄。此后3村互帮互助，和平共处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之庄。

义合庄，位于莒格庄镇驻地北，黑石碯西。据传清末建村，因村北山上有一对石碯形似钹（音bó，俗称镲，打击乐器。铜制，圆形，中间隆起部分大，正中有孔，两片相击发声），牟平土语称其为光钹，加之该村又处山南向阳坡地，故名光光阳。后嫌音义不雅，以全村13姓人家和睦相处之意，更名为义合庄。生活在歌声中，沐浴在阳光下，怎能不合合美美，欢欢乐乐？真是想不幸福都难。

下雨村，位于高陵镇驻地西南，松落顶南。据《牟平县志》记载，明初孙姓由云南迁来，行至此地突遭滂沱大雨，难以前行，遂在此建村定居，得名下雨村。千里迢迢，跋山涉水，筚路蓝缕，颠沛流离，为了寻找幸福的彼岸，建立美好的家园，孙氏先祖也是拼了。

后岳（音yán，同岩），位于高陵镇驻地北，双山南。据传很早这里是李姓人的一个庄子，任、于两姓在此为人看庄，后两姓绝后。清初李姓在此建村，因村北有一趟东西长堰，得名后堰。清末，这里与高陵村是一会，两村曲姓有宗族斗争，本村秀才曲建堂为争一口气，把“堰”字改成“岳”字，意思是不服高陵，村名中的“岳”字，字形为一品压一山，意味着在高陵之上。这个秀才不一般，有节有力有品。

辽上，位于鹁子顶东，神顶西。据传，二百年前，原名为佐家疃，后约于一百年前，反“徐州贼”（应是发起于徐州一带的农民起义军）时，官兵行至金庄，见两位人高马大的红脸大汉风风火火迎面而来，认为是关公显灵，官兵未敢进村，撤兵而退，因此得名“擗”，后演变为辽上。

姜庄，位于刘家疃镇东南，大顶山东北。据传明末刘姓在此建村，得名刘和庄，不久后，姜姓也迁此居住，刘、姜两姓不睦，刘姓欺压姜姓，姜姓不服，联络邻村石字岈的姜姓同刘姓相斗，结果姜姓取胜，村也更名姜格庄。1980年7月地名普查时，因与县内大队重名，更名姜庄。刘和庄变姜庄，刘姓可谓是人“庄”两空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

村名如旗，飘扬了百年千载，历经风雨，几经沧桑，也曾荣光，至今依然在高高飘扬。

村名如旗，仍将被高高举起，在牟平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舞出更多的惊喜和奇迹。

往事如昨

一碗打卤面

王德润

对面条的记忆，是从饭店里的一碗打卤面开始的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农村，农活多、劳动强度大，一个一天10工分的壮劳力收入才1元左右，餐桌上的主食是玉米面饼子和地瓜，能吃上一碗素面条绝对称得上改善生活了。姥爷带我去人民公社（今乡镇）街里饭店吃的那碗打卤面，至今仍在我的记忆里芳香四溢。

记的那一年端午节前几天，姥爷带我步行1.5公里去人民公社赶集。一路上，我蹦蹦跳跳望着土路两边已经泛黄的麦田，盼着赶紧到集市里看热闹。说是赶集，其实就是姥爷花几角钱买点菜，偶尔买点蛤就算是比较奢侈了。临近中午，姥爷领着我来到当地供销合作社开的街里饭店——这是当时人民公社唯一的一家饭店。印象中，这家饭店有160平方米左右，店内客人不多，大部分人是要一碗5分钱的杂拌汤，拿着自己带的玉米面饼子或掺着地瓜面的馒头在吃。前台销售员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，她面带微笑站在那里，看着零星进出的客人。姥爷仔细地兜里摸出一角钱、一两粮票，递给销售员。不一会儿，姥爷就端来了一碗打卤面，那面条卤里有猪血、零星肉片，飘着诱人的香气。姥爷说他不饿，只是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我吃。我狼吞虎咽，片刻就吃完了这碗面条，抿抿嘴，香气还萦绕在唇齿间。此后，姥爷又领我去这家饭店吃过几次打卤面，他总是看着我吃。再后来，我上学了，再也没去过这家饭店。

2002年农历正月初十，弥留之际的姥爷突然告诉我，想吃一碗打卤面。我连忙买来面条，精心准备了鱼、虾、海蛎子、猪肉等用于开卤。当我将热气腾腾的面条端给姥爷时，他只吃了几口就无奈地摇了摇头。我想，他也许在留恋当年饭店里的那碗打卤面。

如今，蓬莱城的饭店、酒店林立，有“金丝小面玉羹汤，小城外外飘鲜香。惹得客人挤门店，宛若古时佛跳墙”的蓬莱小面，有“一叶落锅一叶飘，一叶离面又出刀。银鱼落水翻白浪，柳叶乘风下树梢”的山西刀削面，有“面皮擀好码成行，刀擎切条有秘方。菜绿汤清镶玉带，一根入口念家乡”的手擀面，有“兰州拉面走八方，巧手抻拉面细长。牛肉切薄合味美，客人食后碗精光”的拉面。当年的打卤面不再一枝独秀，早已成为人们餐桌上的普通面食之一。可我跟姥爷一样，依然留恋这碗面。不知不觉，我就会来到街里饭店附近，尽管它已成了一个材料仓库，找不到当年饭店的影子。

乡村记忆

偷瓜记

刘学光

时下西瓜上市，满街的西瓜摊。每每经过瓜摊前，望着水灵可爱滚圆的大西瓜，我不由得回忆起儿时偷瓜的往事。

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，上小学三年级的暑假，我们四个小伙伴吃过午饭，相约到村西的大河去抓鱼摸虾洗河澡。那天中午，天气忒热，火辣辣的太阳仿佛要把人烤焦一样，我们撒着欢，一溜小跑奔向大河。

途中要经过一个五六亩地大小的瓜田，西瓜个个硕大滚圆。瓜田就在路边，走几步，西瓜就可以手到擒来。看着近在咫尺的西瓜，我们几个垂涎三尺，怎奈瓜田旁高高的瓜棚，像瞭望塔，震慑着我们。

我思虑再三，灵机一动，和其他三个小伙伴商量，决定智取。看瓜人是我本家的二大爷，他可是出了名的大公无私，外号“老认真”，但他很喜欢我，经常给我讲故事听。我和二大爷打过招呼后，告诉他想和他下军棋。二大爷听后很是高兴，坐在瓜棚的草帘上与我对弈。

我坐在能看到小伙伴的位置，让二大爷背着他们的方向坐着。我边下棋边往外瞅，二大爷一手端着长烟袋锅，不时地吸上几口，一手拿着棋子，他双眉紧锁，举棋不定。不一会儿我看见小伙伴们得手了，他们抱着提前观察好的那个胖圆的大西瓜，蹑手蹑脚地往大河边那片茂密的槐树林走去。等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了，我假装要方便，起身往大河边奔去，把看瓜的二大爷给甩了。

我们在小树林里，兴奋得一塌糊涂，尽情地享受着偷来的战利品。当我用一块带尖的石头把大西瓜一割，霎时间西瓜就崩开一条大缝。小伙伴大勇长得胖，有力气，只见他用手指一掰，西瓜就成了两半。我又用尖石把西瓜割成小块。四个小伙伴一起风卷残云，个个撑得小肚子滚圆，大西瓜顿时变成一堆皮。大饱口福后，我们又来到河边，在这清涼的河水中欢叫着，嬉笑着，快乐无比！

多年后，我回故乡，遇到了在村中街角晒太阳的二大爷，一起拉起呱来。他津津乐道地讲起我小时候那次偷瓜的往事。“其实，我早就知道你们耍的鬼把戏，那天真的太热了，让你们吃个西瓜解解暑，别热坏了，也过把馋瘾。哈哈！”看着笑得惬意的二大爷，我愣了，好久没有说出一句话，但心里却是暖暖的，感动得泪水湿润了眼眶。

